

轻的PI很有意思，他们说闻老师，我现在要到你这来充电，就是找我讨论的意思。我也很愿意跟他们沟通，他们发文章，有些地方我帮着改改，或者给他们思路。

生活有张有弛的，我一般半天工作半天在家，不过在家也要上网。我的眼睛很不好，我先生叫我少看电脑少看手机，我说你讲得对的，可是我必须要跟上时代，不看这些我跟不上。我还有很多国际交流的活动。

我从小弹钢琴，算是有音乐爱好。过去我们两个常常去听音乐会，现在疫情原因不去了，在家听经典947，我喜欢这个频道的节目。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不能忘记的，家里也有一些古典音乐的碟片。

《新民周刊》：您每天都买菜吗？

闻玉梅：用不着每天，现在更方便了，网上也可以买。我家旁边菜场的人可喜欢我了，因为我从不还价。他们总归给我推荐，今天什么菜新鲜，今天什么鱼好。

我们两个人可以烧简单点，有时候买点饺子下饺子，然后烧一个番茄蛋汤，或者菠菜粉丝汤，放两个鱼圆，很简单的。不能一天到晚吃外面的，外面的菜油太多，盐太多。我要管吃饭，主要是为了要吃得健康一点。

路是靠人走出来的，
这是我的哲学

《新民周刊》：这几年您花了很多精力来做《人文与医学》慕课，为什么做这件事？

闻玉梅：2013年前后，社会上出现很不好的现象，医患矛盾严重，医生戴上钢盔去上班。我就想这怎么办？要提高大家的素质，要让大家知道医学是什么，如果只要求教医生态度好，我觉得不公平，社会人员也要教育。

我们搞医学教育的，先从学生教育做起。我找到哲学家俞吾金教授和彭裕文教授，我记得是个寒假，我们三个人一起备课，我先生说：你这是“80岁学吹打”，你懂哲学、社会学吗？我说我就想学吹打了。我去买好多书，就这么开始了。

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很喜欢这个课，我们就搞见面课，一个学期有4次见面课，请大牌教授来讲。

现在这个课程我交给了华山医院的陈勤奋，我很欣赏她，她来负责。

《新民周刊》：做教育工作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闻玉梅：对的，特别是当学生有成就，我就很高兴，比自己有成就高兴得多。人一辈子是短暂的，对于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学生超过我，我没有想到的他做到了，我就觉得其乐无穷。

《新民周刊》：很多人对自己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热爱，您几十年都在做医学科研，您一直都热爱您的事业吗？

闻玉梅：热爱，对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医学跟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假如说你能够帮助人，能够使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我觉得就非常值得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你到底准备把生命献给什么？我就想为病人服务，所以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我做的科研目标是彻底根治乙肝，这个目标现在还没有达到，但我一直在努力，我不死心，还是要往下做。

现在中国的孩子生下来就打乙肝疫苗，但还有几千万乙肝患者，每天要服药。我有自己的目标，我觉得一个人活着没有目标，生活就没什么意思。

《新民周刊》：前几年您发起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本完全由民间创办的国际医学专业期刊EMI（Emerging Microbes and Infections）中文名为《新发微生物和感染》）。上一次的采访中您谈到，希望为中国的科研能力提升做出一些贡献。

右图：闻玉梅（中）和她的学生在实验室。摄影 / 孙国根

